

倫常慘案

香港重案實錄 4



博益

重案組黃SIR



倫常慘案

重案組黃SIR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書 名：倫常慘案
作 者：重案組黃SIR
編 輯：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劉玉強
美術設計：何端保
出版/發行：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一號
836-6088
出版日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九一年十月(第四版)
定 價：每本港幣三十元
出版書號：7 X 32021
ISBN 962-17-0843-5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1990

序

生死誰主宰？

假如生命是上帝賦予的，那麼誰可以將生命剝奪呢？有人卻以爲，子女既然由自己所「製造」，自然就有權由自己「毀滅」。所以，在他決定自己要離開這個世界時，就要一起將子女帶走。

其實，他們並沒這種生殺大權，可惜，他們以爲自己有。

倫常慘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令人覺得奇怪的是，這一類慘案，行兇手法較其他兇殺案更殘忍，而且大部分都是有預謀的。

心理學家曾研究過這類案件生還者的心理狀態，發現無論是行兇者或受害人，都終生留下永不磨滅的烙印。

受害人日後大部分對婚姻有恐懼，更不敢生兒育女，他們害怕重蹈上一代的覆轍。

至於行兇者，根據心理學家的分析，他們在做案時，抱着與子女同歸於盡的心情，同時懷有強烈的報復心理，

要令自己的伴侶因此而終生不安。

他們用子女來「陪葬」，另一方面是希望能令社會人士注意，從而令自己的伴侶飽受輿論壓力。

心理學家說，不少行兇者在事後表示，他是怕子女在自己死後遭人虐待，才置子女於死地。

可是，這只不過是一個較好聽的掩飾藉口，希望能博取到別人同情。

事實上，法官與陪審團對這一類案件的疑犯或罪犯網開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助長這類案件的發生。

無論甚麼理由，有計畫的謀殺，是不值得原諒的。

大部分的倫常慘案，只要行兇者不那麼自私，是絕對可以避免的，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正如本書輯錄的倫常慘案，導火線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瑣事。根本就不是非死不可，為何他們在事前不冷靜地想一想呢？

作 者 簡 介

重案組黃SIR，皇家警隊精英中的精英，擁有豐富的偵緝經驗、技巧，了解罪犯的動機手法，不但如此，他更具備記者般求真的情懷、詩人般悲天憫人的筆觸，由他來抽絲剝繭談「案」論「情」，無論真實性、內幕性、分析性，都有發人深省的可讀之處。

博 益 的 話

中國人最重視天倫之樂，卻偏多破碎的家庭。原因很多，過去因兵荒馬亂、或今天因移民熱潮造成的生離死別，都有值得同情之處！

但，只爲了個人的恨怨不平、激烈矛盾而一手將所屬的大好家庭毀滅，甚且累及無辜下一代的倫常慘劇，又豈有可能得到寬恕？

不幸的是，此時此地的倫常慘案竟似「舞照跳」、「馬照跑」般的時有所聞、照舊叢生！本書輯錄本港多宗倫常慘案，縱或有令讀者震慄、悲嘆的地方，但我們的目的，是讓大家了解社會中這悲慘的一面，知所鑑戒，積極求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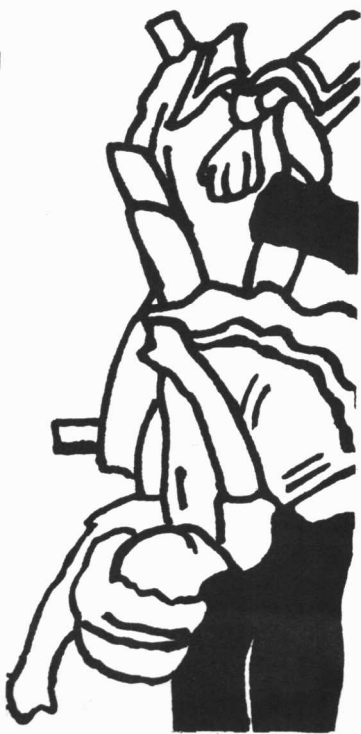
倫常慘案

目 錄

(一)	驅魔者死	2
(二)	斷掌血諫	20
(三)	愚母殺子	32
(四)	錯手媽媽	42
(五)	絕後貪生	54
(六)	計算夫妻	64
(七)	難言之隱	78
(八)	先發制人	98
(九)	住家男人	110
(十)	過埠新娘	120
(十一)	屍畔挨饑	128
(十二)	福建阿三	138
(十三)	分期殉情	148
附錄一：	神勇法醫官	156
附錄二：	科學鑑證新科技	176

查麗達丈夫行船
、內心空虛、其後染
上毒癮、遇人不淑、加入邪教、結果……

驅魔者死



夕陽西下，天幕漸次染成漆黑顏色。

一大一小白點從銅鑼灣高士威道灣景大廈天台飛墮而下，在碰到大廈四樓的簷篷時，爆出一團鮮紅血雨，洒到對下的行人道上。

一大一小殘缺不全的人體，從天而降，硬碰行人道，發出沈啞的「啪」一聲，猶似一個砲彈西瓜，爛得一塌糊塗。

「有人跳樓！」

一名女途人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驚叫，因為那兩團血肉模糊的屍體，墮落離她不足五呎之遙。

當她驚魂甫定，發覺自己身上黏黏的，細心察看之後，人就如灌了鉛一樣，暈倒地上。

相信任何人看到自己身上沾上鮮紅的血、白色的腦漿時，反應亦會和她一樣。住在灣景大廈對面高威樓的一名男住客陳文，在聽到驚叫聲探首往窗外望時，知道的確有人跳樓，於是立刻打九九九報警。

在附近巡邏的警員接到上頭通知立刻趕到現場後，暈倒的女途人才慢慢甦醒。

「還有一個沒有死！」

一名警員視察那名女途人時，女途人看了警員一眼，又昏迷過去。

「奇怪，那兩個跌得像爛坭一樣，這個卻沒有甚麼損傷。」

雖然覺得奇怪，但由於發現有生還者，於是透過通訊器，要求指揮中心催促救護車加快趕到現場。

救護車到場後，檢視過兩名死者，知道已沒有生還希望，於是沒有將之帶走，祇將那名倒霉女途人送院醫治，救護員對她的輕微傷勢感到大惑不解。

女傷者送院途中，在跳樓現場的警員亦取了些報紙把兩具令人嘔心的屍體蓋着，同時推測兩人到底從那裏跳下？

「四樓一個簷篷損毀，並且有血水留下，相信死者是在這個位置對上的地方跳下。」

一名警員指着四樓一單位說——現在警員總算可將調查範圍縮窄。

「進行高空巡邏（沿固定路線，由下往上巡邏），查問是否有人認識兩名死者。」

一小隊警員進入該幢大廈，逐戶調查，但住客均表示家中沒有人跳樓。

警員於是登上大廈天台，終於發現了一些線索。

在大廈的天台欄河，警員發現有兩個細庄煉奶鐵罐，另有一個紙包鮮奶盒，一包紙巾及一支原子筆。

此外，在大廈天台一角，警員發現一個膠袋，膠袋內有四張身份證及一封遺書（寫在紙巾的咭紙上）。

四張身份證分別屬於一男一女及兩名小童，男的叫張×龍，女的是菲律賓女子查麗達（英文譯音）。

兩名小童分別是張×峯及張峯峯。

至於那封遺書，署名是查麗達，信是寫給她的父親。

「看來這是一宗自殺案。」

一名警員對聞訊趕來的陳督察說，同時向他報告在天台找到的物品。

「根據身份證上的資料，向人民入境事務處查詢他們的地址，另通知刑事偵緝課探員，套取煉奶罐、鮮奶盒上的指模。」

陳督察發出連串指示後，走到死者伏屍地點，將蓋在屍體上的報紙揭開，映入

眼簾的是兩具血肉模糊的人形。

屍體分別是一名女性及一名男童，陳督察發現女死者的左手，是與男童的右手用一條白布條縛住的。

這似乎不是一宗單純的自殺案件，假如是自殺的話，何以要用布條將兩人的手綁着？

是否有第三者牽涉在內呢？

送院的第三名傷者，與兩名死者有甚麼關係呢？

陳督察決定先往醫院一行，因為送院的是這宗事件的唯一「生還者」，或者會從她口中知道一些內情。

那名倒霉的女途人叫阿瓊，送院後換上病人的衣服後，仍然陷於半昏迷狀態，無法錄取口供。

陳督察懷着失望的心情返回警署，而調查工作亦加緊進行。

根據身份證的資料，探員查到在天告檢到的四張身份證中人所報住地址都在美孚新邨第一期某號十六樓。

陳督察率領探員抵達時，該單位的住戶表示剛遷入居住不久，亦不認識查麗達等人。

「我是透過地產公司介紹租住這裏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陳督察用說話敷衍過去，並向該名住客取得地產公司資料。

在陳督察的要求下，地產公司翻查那個單位的出租資料，終於查到年多前，該個單位的確由查麗達租住。

查麗達當時留下的地址是銅鑼灣高士威道，距跳樓現場不遠的一幢大廈。

陳督察按址抵達該個單位，向查麗達的親人表示身份，查麗達的親人一臉不耐煩但又無可奈何地讓陳督察入屋。

那種不友善態度，令陳督察感覺查麗達與她的親人相處得並不融洽。

這亦難怪，世間上最惹人厭惡的，莫過於中毒已深而又不悔改的癮君子，而查麗達正是這種人。

「她的事與我們無關，她在外面所做的一切，我們一概都不知道。」

查麗達的親人似乎還不知她已經出事，亦可能以前經常有人上門找麻煩，所以

她的親人一聽到查麗達這三個字就覺得頭痛。

「她以後不會再麻煩你們了，我今次來，是告訴你們，她已跳樓死了。」

陳督察深切了解死者親人的心情，她的死，對自己及自己的親人，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死了最好！」

不知是誰這樣說，但從這句話中，亦充分表示了哀莫大於心死。

查麗達全名是查麗達·貝納度，三十四歲，是一名中菲混血兒，與她一齊跳樓斃命的，是小兒子張峯峯。

根據婚姻註冊處及生死註冊處紀錄，查麗達在十多年前與一名中國男子張×龍正式註冊結婚，婚後生了兩名兒子，大的十四歲，叫張×峯；小的十三歲，叫張峯峯。

張×龍是一名海員，在小兒子出生後不久，因不滿查麗達與人有染，提出分居。

「查麗達的性慾十分強，而我又是做海員的，一年之中也沒有多少時間在香港。」

港，她就經常在灣仔區流連，就像流鶯一樣。

「金錢對於她還是其次，她這樣做主要是解決性慾。老實說，我其實已隻眼開隻眼閉，可是她卻變本加厲，就連我在香港的那段時間，她也晚晚出外勾三搭四，實在令我難以忍受。」

「有次，我行船半年返港，查麗達說有了三個月身孕，不問而知，這自非我的骨肉，我認為她做得太過分，於是提出分居。」

「我們爲了兒子的撫養權在法庭相見，由於我的職業是海員，法官表示如果分居的話，兒子的撫養權則歸查麗達，這令我感到猶豫。」

「結果，分居的事就此擱下，查麗達見我態度軟化，就更加不把我放在眼內。」

「當峯峯（小兒子）出生後不久，我就與查麗達正式分居。」

張×龍向陳督察大吐苦水，說明與查麗達分居的前因後果。

「你們分居之後，查麗達的情況你是否清楚呢？」

「老實說，就算未分居，我對查麗達的情況也不清楚，更何況是分居之後？不過，她的姐妹瑪利亞就與她無所不談。」

瑪利亞是菲律賓人，在美孚新邨一戶人家當女傭，由於與查麗達同文同種，所以十分投契。

瑪利亞在知道查麗達的死訊後，顯得非常傷心。

陳督察在瑪利亞心情稍為平伏後，才向她談查麗達的事。

「查麗達在與張先生分居後，索性到灣仔一間酒吧當吧女，由於她天生異稟，一夜之間可接十多名客人，兼且肯提供特殊服務，所以生意滔滔。

「在短短一年時間，查麗達就儲蓄了五萬元，而在這個時候，一名姓李的歡場大滾友，就與查麗達搭上。

「查麗達對我說，那名大滾友的功夫十分了得，令她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

姣婆遇着脂粉客，查麗達自然難捨難分，而那名大滾友亦先後用多個藉口，騙光查麗達的積蓄。

「查麗達人財兩失，曾說恨透天下間的男人，之後，她加入了『聖女教』。」

「聖女教」是一個甚麼組織？連陳督察也不十分清楚，為求進一步了解，陳督察前往沙田道風山一個專門搜集邪教資料的機構。那個機構由江家華神父主持，專門